

大陆 深度

社会主义是门好生意？他在台湾经营朝鲜粉丝页

“朝鲜也许是中国的朋友，但不是台湾的敌人”。



2022年4月16日，台北，洪浩在庆祝“太阳节”的活动上穿上朝鲜的服装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

李易安 (+)

端传媒记者 李易安 发自台北 | 2022-06-21

2022年4月15日晚，台北西门町一幢寻常大楼里涌入近百人——都为一个名为“太阳节”的节日而来。太阳节纪念的是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，也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。

会场布置得颇有朝鲜风情：不论是签到桌、走廊两侧的墙上，到处都能看见朝鲜国旗，间或点缀金日成、金正日父子的相片；走廊两旁的桌上，陈列着朝鲜生产的面条、饼干、罐头、香皂、香烟和玩具步枪。

这场活动的参加者，多数介于20-30多岁，男女比大约7:3，其中有不少是情侣、朋友结伴而来，还有一个家庭带着小孩一起参加。每个到场的人，都获得了一面小型的朝鲜国旗、两片用纸盘装的朝鲜油煎绿豆饼，以及一卷外卖送来的韩式海苔饭卷。

除了“朝鲜生活用品展”、朝鲜饮食作为卖点之外，这场活动的主要内容是“朝鲜旅游讲座”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讲座正式开始之前，主讲人邀请所有参加者起立，播放朝鲜国歌，接着，带领所有参加者对金日成遗像行鞠躬礼。



2022年4月16日，台北，庆祝“太阳节”的活动上，参与者拿起朝鲜玩具枪拍照留念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因韩国瑜而爆红的朝鲜情报粉丝页

这场太阳节活动能举办，或许得“感谢”两年多前的韩国瑜。

2019年10月8日，台湾总统大选刚进入百日倒数，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韩国瑜，在一场竞选活动之中激昂地高喊，“台湾像北韩一样锁住了”、“再封闭下去，台湾就要变得跟北韩一样了”。

这几句话，原本应该和大多数竞选修辞一样，淹没在选战的激情之中。然而脸书粉丝页“朝鲜经贸文化情报”却在当天发布了一则“严正声明”，将朝鲜意外牵扯进了这场选举之中。

该声明先是质问韩国瑜：“您对于朝鲜不友善的言论，说什么‘再封闭下去，台湾就跟朝鲜一样’。本报想问，朝鲜怎么了？”接着指出，朝鲜不论是在邦交国数目、国际地位、或是社会福利上，都比台湾更为优越，又澄清朝鲜“并非主动锁国”，而是因为在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禁令之下，“各国不得不暂停与朝鲜部分的经贸往来”。

因为搭上竞选话题，又或许因为为不喜欢韩国瑜的选民提供了谈资，这则贴文不只获得了五千多次分享，还为粉丝页带来了庞大流量，粉丝数在短短几天从3600人增至9200人——4月15日参加太阳节庆祝的人，几乎都是在这个粉丝页上得知活动讯息的。

平时在上海、台北来回跑的台商廖应贤（化名）回忆道，他开始关注这个粉丝页，确实是因为韩国瑜风波——不过对于去过朝鲜旅游的他说来，阅读这个粉丝页“更像是在复习”。

廖应贤之所以对朝鲜感兴趣，是因为十多年前在复旦大学读书时，班上就有两个朝鲜学生，“当时有朝鲜籍的教官会跟着他们来上课，站在教室后面监视，阻止他们和韩国学生聊天”。

后来廖应贤在上海的办公室，正巧就在朝鲜餐厅“平壤高丽馆”以及朝鲜国营的高丽航空办事处附近；为了亲身接触那个“神秘的国度”，他主动结识餐厅老板和高丽航空的朝籍主任，还在2017年参团去朝鲜观光。然而廖应贤参加的旅行团，走的是最大众化的路线，只去了平壤和板门店，因此对他而言，“朝鲜经贸文化情报”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其实是平壤以外地区的“报导”和照片。

不过真要说起来，廖应贤最好奇的是：这个粉丝页的经营者是谁？为何会在台湾为朝鲜进行宣传？





2022年4月16日，台北，庆祝“太阳节”的活动上，大会放满一桌朝鲜出产的商品及书籍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“朝鲜也许是中国的朋友，但不是台湾的敌人”

虽然“朝鲜经贸文化情报”给人一种“神秘感”，但某个意义上来说却又颇为“透明”：它直接在页面简介处，列出了办公室地址和电话号码。

这个地址，位在台北车站附近一座住商混用的大楼里。按响电铃后，一个男子隔了两分钟才把门打开；他身后的地上，散落着各种纸箱和货品。他没有邀我进门，而是站在半掩的门口，给了我一张名片——他的名字是洪浩，大部分人都叫他“洪专员”。“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谈吧。”他说。

他的名片上除了用中、朝文写上名字之外，还详细列出了“服务项目”：朝鲜投资项目对外招商、商务考察接洽、商业资讯顾问咨询，以及台湾朝鲜商品进出口；至于粉丝页面，只在名片底部占据一个不起眼的位置。

但洪浩的气质和一般商人又有些不同，说起话来给人某种介于“真诚”和“执着”之间的感觉，用词也彰显了他的立场和态度：他从不使用“朝鲜”、“韩国”这些台湾人更熟悉的称呼，而坚持使用“朝鲜”、“南朝鲜”；提及金正恩时，他也总会在后头加上“大元帅”三个字。

洪浩说，他原本学的是法律，后来转学到台大改念历史；他对冷战史本就感兴趣，自然也读过朝鲜半岛的当代史。“一开始对朝鲜好奇，纯粹只是纳闷：明明朝鲜资讯难以外流，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关于朝鲜的负面资讯？”

和很多人一样，洪浩和朝鲜的联系因旅游而牵起。2016年他第一次去朝鲜时发现：“如果想建立朝鲜人脉，最简单的方式，就是从导游下手。可以当导游的，家里成分、出身都很好，基本上都是党政高层；只要主动询问，导游都会帮忙牵线、也会透露生意机会。”

去过朝鲜几次之后，他在2018年成立了粉丝页面，面向台湾读者为朝鲜做“正面宣传”；经过近四年的经营，粉丝数今日已有三万多人。

1979年出生的洪浩说，他经历过台湾戒严的末期，所以能理解朝鲜人的想法。“有些台湾人会笑朝鲜人领袖崇拜，但我们在蒋介石那个年代，不也是这样吗？朝鲜人不能接触敌人的文化产品，出国也很困难——台湾以前不就是这样吗？”

他认为，外界在评断朝鲜之前，必须先意识到一件事：“朝鲜从1953年休战之后，和南朝鲜一直都没有正式停战，基本上仍处于戒严的状态……反过来说，朝鲜人会觉得，明明战争就还没结束，为什么南朝鲜人、台湾人过这么爽？”洪浩认为，民主自由终究必须建立在国家安全之上，如果今天两岸要打仗了，自由当然也会受到限缩，朝鲜就是处于这样的战时体制里。“而且朝鲜用的纪年，刚好跟台湾的民国纪年一样，今年都是111年，是不是真的有点像？”

洪浩说，开始理解朝鲜之后，他渐渐觉得“朝鲜很像赤色的台湾”，“在过去的冷战体制里，台朝其实处于同一个位置，只是来自不同阵营、颠倒过来而已，所以台朝对我来说很像彼此的镜像。”

然而为朝鲜官方进行宣传的洪浩，难道不担心自己被情治单位盯上吗？他听后反问：“我为什么要担心？朝鲜也许是中国的朋友，但不是台湾的敌人。”

洪浩声称，粉丝页成立之后，第一个来找他的并不是台湾的国安人员，而是韩国驻台的代表处，主要想瞭解他为何会去朝鲜；后来韩国代表处又约了他第二次，但他没有答复。“我知道要避免和他们接触。如果这点政治思维都没有，就不要和朝鲜谈生意了。”

谈到政治思维，洪浩确实有些“底气”——他说自己是“[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](#)”的成员，曾对理事会捐过钱、尽过一点心力。“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管理金氏父子的陵墓、接受捐款，但也能方便生意款项的进出……过海关的时候，官员看到那张捐款证明，就不会多做搜查，他会知道我是朝鲜的朋友。”





2022年4月16日，台北，庆祝“太阳节”的活动上，洪浩向现场观众派发朝鲜食物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“我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：就是平衡报导”

细看“朝鲜经贸文化情报”的贴文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。

最常见的，多和旅游情报、朝鲜风情相关，洪浩把这类贴文称为“风花雪月”，除了有他在朝鲜旅游时拍的照片、随笔之外，“美女图”、朝鲜料理也都是常见主题。

这类贴文看似无关痛痒，却呈现了观光客鲜少涉足的场所、或平壤以外的地区，经常给人一种“insider”的真实感；提及朝鲜商品时，他还会附上汇率、帮读者换算，再补上当地薪资水平，用直观的数字描绘朝鲜生活。“为什么我有一些资料或照片，看起来是内部人士才能拿到的？因为我就是有官方的人在提供资讯。”洪浩说道。

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真实感，直到现在仍不时有读者留言怀疑，“小编是会中文的朝鲜人吗？”

贴文的第二种类型，则带点官方新闻稿色彩，有些像政绩宣传，有些又像在对外招商；朝鲜疫情爆发之后，粉丝页也会定时发布“疫情报告”，俨然是朝鲜官媒在台湾的传声筒。

经常关注粉丝页的廖应贤认为，这些官方新闻稿特别有意思，“你平常在台湾，根本看不到这种朝鲜观点的官方说法。”

至于第三种类型，就更像为读者量身定做，紧跟着台港两地的时事脉动。

比方说，[台湾2021年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](#)时，洪浩就写过一篇贴文，指朝鲜的电力供应近年来已有“很大改善”；港台疫情在 2022 年先后升温、社会争论是否应维持“清零”路线时，粉丝页也曾发文指，“朝鲜完全不必考虑是要‘清零’或是‘与病毒共存’。因为，一直都是‘零’”，并指朝鲜早在 2020 年便关闭国境、动员防疫工作，“令民众感到安心”。

洪浩说，粉丝页的贴文都是他自己写的，资料取自朝鲜的中央通讯社和平壤日报，基本上不需和“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”报备，但他知道“拿捏分寸”、“有敏感度”，“我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：就是平衡报导，然后在遇到假新闻的时候，根据事实予以反驳。”

粉丝页爆红之后，洪浩每天会收到2、3则网友传来的讯息：有些人想和他买酒、买烟，问他“能不能办移民、想娶朝鲜老婆”；还有些则是骂人的，说他“替独裁者讲话，报喜不报忧”。

不过，他所谓的“平衡报导”，更像朝鲜半官方的传声筒。对此，洪浩认为：“我自己当然不做平衡报导，我是支持朝鲜的。我说的平衡报导，是从大格局去看的。台湾关于朝鲜的报导负面太多了，如果我补充正面的，让台湾人听到多一种声音，那不就是给台湾观众的平衡报导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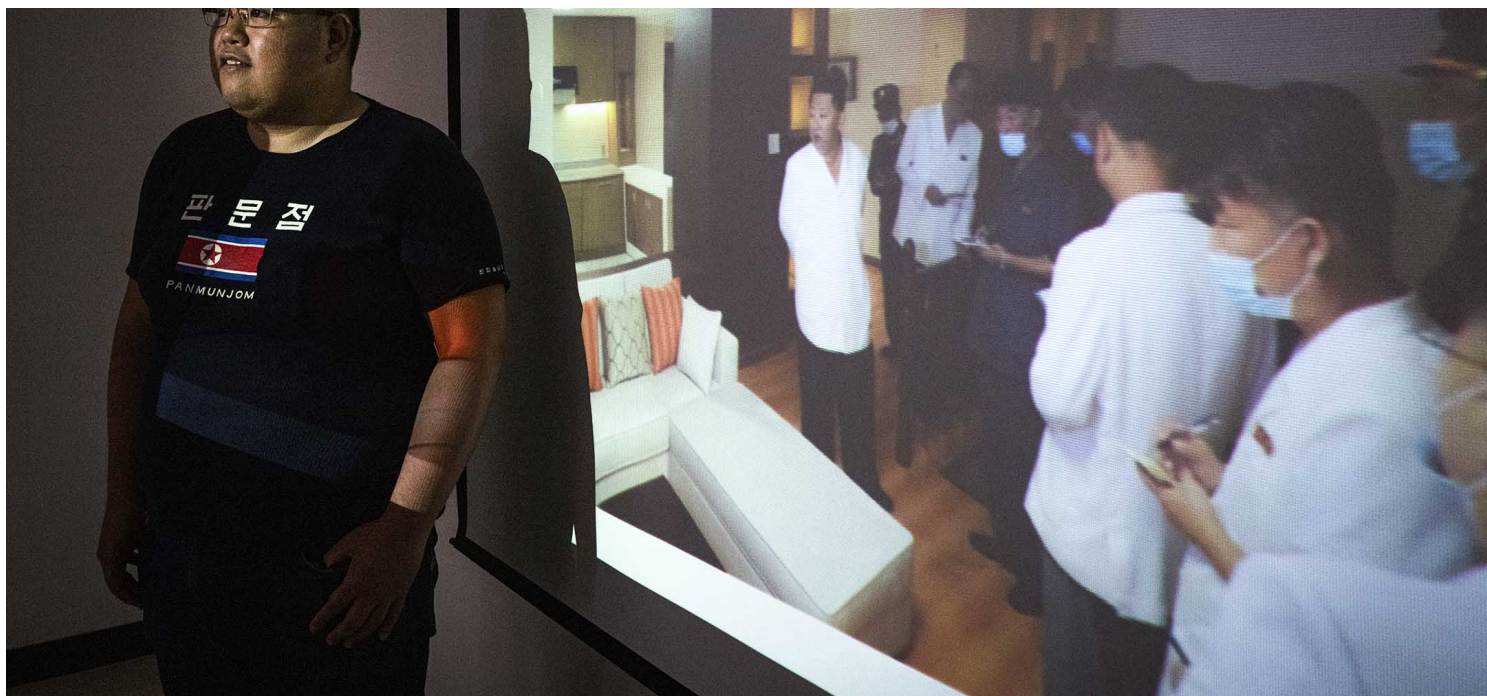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洪浩终究还是得顾及“本地市场”，而不只是为朝鲜政府服务。

乌克兰战争爆发后，他的粉丝专页就一直很少碰触战争议题，原因很简单——“台湾人不喜欢看，写了我的页面会掉粉。”

俄乌战争开打后几天，洪浩曾写过一篇贴文，说明朝鲜外交部对“俄乌冲突”的官方立场，并表明这场战争的起因，是“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安保要求，一味追求霸权和军事优势”，结果让页面“掉了二十几个粉丝”。

“我们还是得兼顾台湾的口味，毕竟我们的任务是推广朝鲜的经贸文化，政治文章不是最优先的。”洪浩说。





“我带你们看北朝鲜”的经营者李文杰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在美国星条旗旁纪念朝鲜“伟人”：“我们在哪里都可以做生意”

在那场太阳节庆祝活动上，洪浩穿着朝鲜国家代表队的运动服在会场里四处走动，红蓝白的鲜艳色块像能发光似的。

但洪浩并不是这场旅游讲座的主讲人。站在投影幕前，是脸书粉丝页“我带你们看北朝鲜”的经营者李文杰，也是洪浩在朝鲜业务上的伙伴。

李文杰说他是个公共交通迷，曾在民进党籍的前台中市长林佳龙手下担任过交通事务的幕僚。“有些人怀疑我，为什么一个绿营的支持者会去爱朝鲜？”但他无意评断朝鲜的社会制度，只觉得朝鲜是个“可以去旅游、去身心放松的地方”，“如果我们不满现状，也可以去体会一下，看朝鲜人是不是幸福的。”

真要说起来，李文杰也是因为公共交通而被朝鲜吸引。2017至2019年间，他曾召集过一些同好，让朝鲜旅行社为他们量身定做“公共交通主题”的旅游路线，特地搭乘了好几趟地铁、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。

疫情爆发后，他决定干脆考取领队执照，以便在疫情结束之后“合法揪团”，并将自己经营的公共交通主题粉丝页，改为以朝鲜旅游为主题。

国语标准的李文杰说，自己在香港出生，97年跟着家人移民来台。他从皮夹里掏出身分证，“我没骗你，我身分证上面写我是在香港出生的。”

虽然是旅游讲座，实际内容却包山包海。他首先简介了朝鲜的地理知识，以及前去旅游需要注意的事情，接着开始聊起朝鲜人的日常饮食、“主体思想”、住房配给、兵役制度和休闲活动。

“你们知道朝鲜人午休多久吗？2个小时！我以前带一个在赛马会工作的香港人去，他听了之后骂了声脏话，跟我说他在香港的午休时间只有20分钟。”

虽然讲座内容不时要引用“爱的迫降”这类韩国影视作品，来提起观众的兴趣，但整体来说，讲座的内容确实是以朝鲜为主体的——或者用李文杰的话说，至少“是没有被西方妖魔化的真实的朝鲜”。

“为什么南朝鲜人要发明泡菜专用的冰箱？原因就是他们的气候，不如北朝鲜适合腌泡菜。北朝鲜在天然条件上，比南朝鲜优越太多了，我们根本不需要泡菜冰箱这种东西。”

然而和这种“站在朝鲜这边”的态度相比，会场里的一些细节却不太合理。

比方说，尽管朝美关系并不和睦，但会场里的朝鲜国旗旁，却贴着印有自由女神的海报，女神手里的火炬旁，还用英文写着“如何在美国工作和生活”，招揽向往美国的台湾人。

洪浩给出了解释——这里平时是个叫作“国际教育咨询”的公司，主要业务是为前往美国暑期打工的台湾人提供咨询服务。

“台湾人会觉得奇怪，对吧？但如果觉得奇怪，那就代表你的价值观还不够开放。”经营代办公司、免费为活动提供场地的李述智反问，“台湾本来就是民主社会，如果可以宣扬美国价值观，为什么不能宣扬朝鲜的？放在一起，有什么不行？”

和李文杰一样，李述智也在香港出生，很小的时候就跟家人移民来台湾，至今在中国大陆、香港都有亲戚。“严格来说，你要说我是中共的同路人也没错啦，如果马英九是中共同路人的话，那我也是。”他接着打开手提电脑，带点自豪地展示自己经营的 YouTube 频道，“之前我还被百灵果（注：台湾一个知名的 podcast 频道）认证是统派频道。”

洪浩之前举办朝鲜相关的活动时，有几场也是由李述智出借场地；俩人之所以会走到一起，李述智说原因很简单：“某程度上，我们在台湾都是异端。我们有一点是相似的，我们的心胸都很大，在哪里都可以做生意。”

说起来，李述智的场地倒也不算白白出借。朝鲜商品展示桌的角落边，摆着几瓶从马来西亚进口的葡萄酒，以及几罐台湾本地产的果汁，全是他自创品牌的商品，“我们就是一起摆摊，多少赚点零花钱。”

除了美国打工代办、饮料品牌，李述智说疫情爆发之前，他也在中国大陆经营过一些“教育训练”的小生意——对他来说，和谁做生意、做什么生意似乎都不是重点。“只要符合台湾利益，我们为什么不和朝鲜做生意？”

李述智转换话题的节奏和他的语速一样，让人很难跟上。他一会聊起自己在中国大陆参加的马拉松服务如何周到，一会解释他经营的美国暑期打工计划，最后又谈回台湾：“你说台湾是真正的民主吗？这个问题，大部分台湾人都不会去思考——台湾人不思考，就跟大陆人不会觉得自己不民主一样，其实有什么不同？所以两边一定是同胞嘛。”



2022年4月16日，台北，庆祝“太阳节”的活动上，展出朝鲜香烟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“像朝鲜这样的市场，才有更多空间可以让我提供服务”

“朝鲜经贸文化情报”的爆红，除了源于繁中读者对朝鲜的好奇之外，有时也反映了人们对另一种体制、和“非西方主流叙事”的兴趣，甚至能让人投射自己对现况处境的不满。

洪浩有次在页面介绍平壤的游乐园，提及朝鲜民众只需1,600朝币（约合台币7元、港币2元），便可“畅玩

游乐场内的所有设施”，有读者便在贴文下留言，“伟大的主席……不像资本主义到处欺负人”，而洪浩则回复了两个大拇指的Emoji符号，跟着写道“资本主义就是明摆着欺负人。”

朝鲜的住房政策则是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——关于这个主题的贴文，早在页面因韩国瑜风波而爆红之前，就已经是粉丝页的“月经文”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，精准击中台港读者面对高昂楼价、买房困难的心理痛点。

这种针对中文读者的发文策略，有时也会“破圈”，在脸书上吸引到简体中文网民。有次，洪浩提及朝鲜疫情爆发后“没有执行严格的封区、封户”，“更没有上海进行的强制入户消杀”，并强调朝鲜的“社会保障体系”，让民众“本来就能取得国家供应的粮食、燃料、基础副食品、蔬菜、日常用品”，而且“无需担心房贷的沉重压力，可以躺平安心休息”。贴文除了让台湾网民感叹“平壤比台北更科学”外，也引来上海人留言“看到我们在上海被小编轻嘲，真的觉得羞愧难当”。

这并不是“朝鲜经贸文化情报”第一次破圈。“韩国瑜事件之后，我的页面就在中国的朝圈（注：中国的朝鲜迷社群）引起轰动，他们很惊讶，台湾人居然也有欣赏朝鲜的。”洪浩如此说道。不过就像粉丝页的名字，“经贸”终究是摆在“文化”前面的。洪浩自承，如果台湾人能对朝鲜多一些“正常的认识”，对他来说也是有利的，因为一旦有人看了粉丝页，而想和朝鲜进行接触，他就能帮忙安排牵线——套用洪浩的说法，“是明眼人就会看到商机。”

比如在一则关于咖啡的贴文里，洪浩先是说明“咖啡被时下（朝鲜）年轻人视为代表时尚的饮料”，又提及“各种花式咖啡的咖啡厅也渐渐崛起”，最后再告诉读者“各区域内都有街边商店设施，应可发展‘city cafe’模式”。从表面看，这则贴文描述的是金正恩上台后朝鲜出现的变化，背后却是洪浩向咖啡业者招手的意图。

“原则上我们是协助招商，当然这里和朝鲜方的费用，都是要酌收的。”洪浩说道。“朝鲜方的费用”指的是什么？洪浩不愿详谈，只说可以“视为安排商务考察的费用”，会包含在参访的团费里。“第一步，就是安排厂商去朝鲜一趟，以洽谈购买、或合作的名义，去了解他们的生产线和主力商品，了解状况后，第二步再决定要不要参加平壤的春季或秋季商品展。”

大部分想做朝鲜生意的外国厂商，担心的都是同一件事：钱投资下去，究竟拿不拿得回来？洪浩说，这就是他的“专业所在”。“要和朝鲜做生意，你就要有能耐，让朝鲜必须给你钱……你说朝鲜人治，但每个地方都有人治的成分，像朝鲜这样的市场，才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让我提供服务。”

洪浩不愿透露他牵线的厂商有哪些，只说好些项目原本“都已进入洽谈阶段”，却在2020年遇上疫情，只好搁置至今。

那么疫情爆发至今，他究竟靠什么维生呢？“既然在协助朝鲜推广，当然会有基本的收入，不可能做白工的”，但这个“收入”的来源他不愿多说。“我当然也想赚钱，但这只是马斯洛说的最低层次的需求。我最高层次的需求，还是帮助台湾正确了解朝鲜。”洪浩微笑道，但语气不像说笑。



2022年4月16日，台北，庆祝“太阳节”的活动，近百名观众参与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不时显影的台朝关系：从冷战敌营到互通款曲

不论如何，洪浩的说法确实反映了一个事实：台湾与朝鲜的商贸往来，比多数人想像的要热络。

由于冷战秩序，直到1990年之前，台湾和韩国的关系一直都更好，与朝鲜几乎没有往来。然而中韩于1992年建交后，被誉为“兄弟情谊”的台韩关系立刻急转直下，自觉被韩国“背叛”的台湾，也旋即开始探索与朝鲜接触的可能性。

于李登辉执政时期担任“中华开发”董事长、被视为“国民党掌柜”的刘泰英，便在专栏里自承，1992年台韩断交后，李登辉曾指示他前往朝鲜，与朝方建立经贸关系；刘泰英甚至透露，当年台湾政府曾考虑以中华开发的名义、对朝方借贷2亿美元，只是因为美国政府出手介入，计划才不了了之。

洪浩指出，刘泰英那场贷款风波结束后，台朝之间仍有来往，只是接触频率端视台湾“对美国尺度的揣摩”、以及对美国的需求而定：“陈水扁执政时，台朝关系也很不错，甚至还有包机直飞，原因就是当时台美关系、两岸关系都有点冷，朝美关系也不好。”

“相对地，朝鲜官员来台，终究也要经过北京同意。如果朝中关系不好，朝鲜可能就会想和台湾接触。”洪浩以2017年朝鲜遭联合国制裁的事件为例：当时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，在制裁案决议时投下赞成票，朝鲜于是开始对台湾释出善意，以此作为对北京的报复。

“当年在平壤的国际商品展览会上，朝鲜甚至还让台湾厂商挂上中华民国国旗、直接以‘台湾’称呼台湾。”洪浩说道。隔年，朝鲜更传出有意在台北开设“[观光办公室](#)”，而曾担任朝鲜新义州“特区长官”的荷兰籍华人杨斌，也在同年稍后来台密会刘泰英和多位台商。

不过从国际社会制裁朝鲜的脉络来看，台湾确实有一项特点，恰好切中朝鲜的需求：台湾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，无需遵守联合国的制裁规定，因此本来就是朝鲜寻求贸易往来的天然对象。

根据台湾关务署统计，台朝之间的贸易于2012年达到高峰，而且从2011年起，朝鲜对台湾便转为“出超”状态，最高曾在2014年录得近3,70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，让台湾在帐面上成了朝鲜外汇的一大来源。据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引述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（KOTRA）的[数据](#)，台湾于2016年甚至曾是朝鲜的第五大出口市场。细看数据，台湾出口至朝鲜的商品，主要是化工产品和纺织品；而朝鲜进口台湾的商品，则以矿产品、金属、植物产品为大宗。

然而这个情景，却在2017年出现了变化：当年九月，台湾政府决定跟进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，宣布全面禁止与朝鲜之双边贸易。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（Stimson Center）研究员 Pamela Kennedy [指出](#)，台湾的这个决定实属合理，因为一旦和朝鲜太过靠近，台湾很可能会失去美国的支持，甚至危及占台湾总贸易额六分之一的美、韩市场。

不过官方的贸易数据，终究无法记录到台面下的交易。2021年3月，《纽约时报》曾刊登一则[调查报导](#)指出，联合国对朝鲜进行制裁之后，一间办公室位于台湾的船公司仍在帮助朝鲜运输石油，也再次让台朝之间隐晦的关系浮上台面。

洪浩亦指，除了旅游、贸易之外，体育和医疗也是台朝之间重要的民间交流管道，“台湾的足球队、桌球队和朝鲜的往来也不少，因为只要去那里比赛，就有机会认识当地人。”





2022年4月16日，台北，庆祝“太阳节”的活动场地外，放着朝鲜前领导人的肖像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尾声：一定有支持主体思想的人，只是你还没遇到

在太阳节活动的参加者名单中，市川春树特别显眼——他是整场唯一的外国人。他在台湾某所大学教日文；来台之前曾在韩国读研究所，不只会韩文，对朝鲜政治也有涉略。

市川报名活动，主要是对台湾和朝鲜的关系感兴趣，也好奇主办人、来参加活动的听众是些什么样的人。“我最意外的是，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加活动……我原本以为只有十几个，好像小众的同好会那样。”此外，他也惊讶于参加者都是一般的民众，而不是专家学者，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，台湾和朝鲜在国际社会里，刚好都是比较边缘的国家，人民才会对朝鲜有兴趣？”

不过，市川这个臆测，小林并不同意。

高中时就对韩国感兴趣的小林，大学读的就是韩语系。小林对朝鲜半岛的兴趣并不局限于韩国、也不只关注流行文化，而是对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都有热忱——2015年他在中国大陆交换学生，还特地去了趟朝鲜族聚居的延边、集安，也参团去过朝鲜。

“朝鲜是个非常封闭的地方，我在看和朝鲜有关的资讯时，都不会完全相信，毕竟每个人看到的朝鲜，都只

是某一面而已。今天这个活动也是一样，就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去看。”

听完讲座后，小林最想问洪浩的问题其实是，“他今天是穿这样出门的吗？还是来这里才换上运动服的？穿这样在路上不觉得丢脸吗？”

小林说，他参加活动后对朝鲜确实有改观，但不是“心理上的认同”，而是对朝鲜人的生活样貌认识更多了。但活动起初播放朝鲜国歌、主讲人带领观众对金日成遗像鞠躬时，他感觉“有点诡异”，但在某些瞬间里，那种逼真的气氛还是有种神奇的魔力。究竟有没有人，是衷心抱持“对共产主义、甚至是主体思想的憧憬”而来的呢？

正好经过的洪浩听见问题，立刻凑了过来。“有，一定有的，只是你还没遇到而已，”他不假思索回复道，弯起的嘴角依然挂满自信。